

丹麥童話公主

案例提示

孟若蘊是位32歲的女士，雲南昆明人。1990年，讀大學二年級時孟女士退學，與先於她兩年移居丹麥的丈夫結婚。在丹麥，夫妻二人艱苦奮鬥，終於開了一家汽車旅館，過上了中產階級的安定生活。按說孟女士在出國之路上是令人羨慕的成功者。但自從她1997年第一次回國探親後就變得魂不守舍。2001年，她說服了丈夫，回到中國，來到了新東方。

她的問題是：繼續讀書，還是乾脆不讀？去加拿大，還是去美國？

馬年春節之後，一位朋友介紹他太太的妹妹來找我諮詢留學問題。我以為是一次尋常而重複的談話，沒想到，在黃昏中出現在我面前的，好像安徒生童話裡的美麗公主，清秀新穎，恍若如夢地飄落到我的辦公室。

公主的降臨

朋友說他的妻妹已經32歲，但我眼前分明是一個23歲的姑娘。看著她的女性魅力大放送，我半天說不出話來。當時的嘴巴有沒有合攏，已經記不得了。

我說：“我只和絕望的學生談話。像你這樣讓別人絕望的人，就不必浪費我的時間啦！”

我的話蘊涵著對她的讚美。孟若蘊本來若有所思的幻覺似的眼睛刷地亮了起來，她興奮地說：“徐老師，謝謝你啦！不過，這正是我要找你的根本原因。我正是一個絕望的人。你有多少時間給我？”

說完，她撩起袖子，瞅了瞅她戴在右手腕最新款的藍寶石勞力士時裝手錶。我承認，我挺庸俗的，居然窺測別人戴甚麼手錶。

“你到底能給我多少時間？”她再次追問，“要不我們一起吃飯？”孟若蘊居然要請我吃飯，可見，她的問題很嚴重！

夜色漸漸降臨，籠罩著我的辦公室。白日無聲無息的燈光漸漸顯示出它無所不在的喧囂，城市開始透明而浮動起來。孟若蘊娓娓說著她的人生故事，徐小平陷入了沉思

孟若蘊一個多月前剛從國外回來，專門到新東方學英語。我問她在哪個國家定居，她告訴我是丹麥。難怪她四周浮動著異國風情的芬芳呢！可她卻說：“特別小，特別沒意思！”

孟若蘊老家在昆明。1990年春，她正在讀大學二年級，在一個親戚的撮合下，認識了先她兩年從國內移居丹麥的華僑。孟若蘊輕率地退了學，草草地結了婚，匆匆地去了丹麥。一去十年。

聽到這裡，我一下子就知道她的問題出在甚麼地方。我說：“連大學都來不及讀完，就離開中國去結婚，顯然你的問題全都出在這裡！出國為甚麼要那麼饑不擇食呢！”

“那個時候大家都想走嘛。哪像現在，人人都想回來！”孟若蘊哀怨地說。好像前江主席、前朱總理把國家搞得這麼激動人心是個甚麼美麗錯誤似的。

公主的離去

1990年能夠出國的人，當然是幸運的人。丹麥雖然那麼遙遠，但她那時的想法是離中國越遠越好。那裡不僅有牛油、牛角麵包和賣火柴的小女孩，那裡還有等待她去結婚生孩子的孟嘗君——是我給她的丈夫起的雅號。20歲的孟若蘊，帶著少女如夢的憧憬，飛離了四季如春的雲南，飛到了一年四季能夠凍死賣火柴小女孩的丹麥，開始了她長達十年的海外生活。

孟若蘊沒想到，當有朝一日她回到這片當年急欲拋棄而後快的土地時，產生了人生最大的歸宿感危機！

在丹麥，孟若蘊和丈夫攜手奮鬥，兩個人硬是赤手空拳開拓了一片小小的天空，經營著一個不錯的汽車旅館，過上了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。不用說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。

十年之間，孟若蘊完成了生存奮鬥，孟若蘊獲得了丹麥國籍，孟若蘊得到了經濟保障，孟若蘊和丈夫的感情從激情

澎湃到心平如鏡到最後進入平淡如水。她畢竟已經32歲了！

這對女人是個危險的年齡。

“在丹麥的生活，物質上確實不錯。但精神生活就枯燥死了！天天唯一可以反覆看的人就是我老公。但老公唯一的樂趣是等待客人光臨。一看見客人他就高興，不是因為‘有朋自遠方來’，而是因為有‘錢’來自遠方。客人來了，也沒甚麼話說。哎呀，煩死人了！”

男人沒有事業就沒有魅力，孟嘗君看見太太身上日益閃光的服飾，心裡暗自欽佩自己，回過頭來繼續等待火星人的降臨，好為他的女人買更多的名牌商品。女人沒人欣賞就不算美麗，孟若蘊瞧瞧鏡子裡面極少獲得他人誇獎的姿色，深深感到生活的無聊，低下頭反覆思考這樣的日子到底是幸福還是苦役，到底是自由還是囚禁。

她自1997年第一次回國，從此一回而不可收，每年都要回來兩三次。在雲南，她看見國際博覽會後徹底改變了的城市形象，又去了深圳、上海、北京，陷入了巨大的空虛。她產生一種被生活欺騙的感覺。難道自己過去十年白活了！

她想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回到國內，重新體味那種只有在國內才能獲得的火熱的人生感覺，重新尋找少女時期就埋藏在心裡的那種夢想：做一個有價值的人。所謂價值，就是社會價值。在丹麥這樣的地方，中國姑娘孟若蘊，除了做點開旅館賣火柴這樣餬口謀生的小買賣，是無法實現她所認同的社會價值的。

“在丹麥，你就是每個指頭上都戴一隻勞力士，也沒有甚麼意思。誰也不認識你。異國情調其實看上個把月就足夠足夠了，沒有必要一體驗就是十年，再體驗又是十年。我想回國！”